



桅影

閔 国 库



桅 影

闵 国 库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我海军初建时期，某艇队奉命驻守绿涛岛，与对面岛屿敌舰艇部队展开激烈斗争的故事。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紧紧依靠岛上新生政权和渔民群众，通过侦察活动，破获了以庙宇、收渔船等作掩护的各种伪装特务；他们利用敌人的弱点，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胜地歼击了敌有生力量，直至最后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敌占卧牛岛。

小说通过广阔的社会背景，刻画了解放初期海防前线各种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

桅 影

闵国库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4 $\frac{1}{4}$ 插页：2
字数：360,000 印数：1—130,000
1979年12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30 定价：1.00元

在晨雾和硝烟里，那刚刚闪现的
桅杆，是由无畏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凝
铸而成的，它永远象丰碑一样屹立在
万顷波涛上……

——一位老水兵的回忆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42
第 三 章.....	100
第 四 章.....	152
第 五 章.....	201
第 六 章.....	233
第 七 章.....	265
第 八 章.....	307
第 九 章.....	362
第 十 章.....	410
第十一章.....	436

第一章

正值初春时节，南太平洋的暖流连同温润的季风开始回转，在东海上掀起欢跃的浪花。辽阔的海面上一块灰、一块绿，寒暖两流在交锋搏斗，一会儿绿色占了优势，一会儿灰色居于上峰，它们互相围困、钳制、吞噬，激起一溜溜的水花，谁也不肯退让一步。夜起的东南信风，得意地漫过星罗棋布的岛屿，向大陆吹去。

仿佛春风的脚步在绿涛岛上迈得格外重，门扇摇动、窗纸哗响、草叶和沙土飞扬起落。靠岛东的一间小屋里，豆大的灯火摇摇曳曳。

忽闪闪的灯光，幽暗得发红，影影乎乎照出这间破败草房里的一切。灶前的一捆柴草，墙角放的水瓢，连同床上堆的旧棉絮和门旁挂的破斗笠，都带着尾巴似的长影，在瑟瑟风声里摆动。床沿上，坐着一位年近六旬的白发老人，她一动不动，宛如一尊塑像。那扑人的春风，偶尔掠起她头上的银丝。暗红的灯光照出她苍老瘦削的脸颊上的一切：含辛茹苦的嘴唇，刻满深藏风霜皱褶的额头，辐射鱼尾纹的眼角，一双失明的眼睛。她的双手捧着一个布包，那包袱白底蓝点，素洁清新。

窗纸破洞外那片蓝天上，启明星早已隐去，东方现出一抹晨色。渐渐，油灯已失去它的作用。因为老人对灯光毫无反应，她想不起去吹灭它。灯是别人点的，点灯人已经出去一个时辰了。此刻，老人正急待她的归来。

门板嘎吱一响，老人扭头唤一声：“阿燕！”

只有风声。

“咳——”老人长叹一声，失望地摇着头。

又等了一会儿，老人更加焦急。她把手里的小包袱放在床上，摸摸索索地抖开，从里边抽出一把闪光的匕首。这物件不足一尺，黑牛角的柄，纯钢的锋刃象刺刀那么亮。老人手指轻轻抚摸着刀体，心里一阵激烈的起伏，鼻子一酸，那双无神的眼睛里不禁滴落出辛酸的泪水来，悲戚与思念占据了整个身心，以至真的有人走进屋来她都毫无察觉。

来人是个宽脸堂、阔肩膀的车轴汉子，三十出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流露出稳稳实实的老练神色，他就是这个刚刚解放了的海岛乡党总支书记郭毅。他和这位失明老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两年前，他在岛上搞党的地下工作的时候，曾经将海上游击队的一对夫妇——荆风涛和佟英隐蔽在老人家里侦察敌情。那时，老人的双目明亮，身边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兰兰。荆风涛夫妻抱着游击队里一位烈士的遗孤小阿岩，装扮成从大陆逃难投奔亲属的样子，了解这一带蒋军兵力变化。后来在被敌人发现的紧急情况下，荆风涛越海送情报，留下了佟英和孩子阿岩。直到前两个月，统辖这一带的国民党军海上残余力量的陈天云在逃往卧牛岛之前派兵抓走了佟英，杀死了兰兰。老人在愤恨、焦急之中，哭瞎了双眼。

现在，郭毅默默地望着她久久抚摸着佟英留下的这把匕首，一种痛楚涌上心头。他理解老人的心境，这几天听说荆风涛要带领一支新生的人民海军艇队来岛，她是又喜悦又忧虑。亲人回岛的消息，使她兴奋得彻夜不眠；可是想起佟英是在自己身边被敌人抓走，心里又觉得有愧，怎么向亲人交代啊？她每天坐立不安。郭毅端详她憔悴的面容，那两颊更为枯瘦凹陷了。

海岛刚刚解放，由于国民党军溃逃前的抢掳、烧杀，岛上

一空如洗，灾难象那寒流一样不肯退去。饥饿、痛苦以及蒋军留给人们精神上的创伤，象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人们的心。作为一个乡总支书记，他的内心比那失明老人更为忧郁啊！尤其是岛上临时组织的运粮船队去大陆运政府发的救济粮，已经三天了还不见回转，不见音信，他的心愈发沉重得象系块千斤重石。但他又不敢把这情绪向渔民们、向眼前的亲人吐露，他清醒的理智要求他以乐观的精神带领这个岛上的人们度过困难，朝前奔跑。乡总支书记走近老人一步，想去安慰她。

脚步声把她从沉思回忆中惊醒来，她赶紧摸索着裹上匕首，回过头来唤一声：“阿燕”。

郭毅伸出手去，替她裹好包袱，轻声说：“阿婶，是我。”

从亲切的、充满了关怀与敬意的语音里，失明的阿婶知道谁在面前了。她摸索着捕捉到他那粗糙的大手，颤抖的声调里透出一种亲热的责备，说：“又往我这里跑，岛上的事儿够你挂心啦！”

“阿婶，你放心。”

“放心放心，我放不下心哇！运粮船队有音信了？”

这一句话，正搔到郭毅的心事上，他语塞了。

老人见他答，便独自嘟嘟囔囔说起来：“岛上叫陈天云抢个一干二净，就凑了那么几条船，若是出个三长两短咱们往后可拿什么过日子？政府拨下的救济粮也是不易的，一颗一粒跟金豆子那么贵重……”

郭毅安慰她：“船队有柴乡长在上面。”

“秋根那孩子，我信得过，”老人转动一下身子，又轻轻摇摇头，“可海上不太平噢！对面卧牛岛陈天云的兵船，象群饿狼！”

“阿婶，荆风涛的艇队今天就拢岛！”

郭毅说完，满以为能使老人感到欣慰，哪知她又露出先前忧虑的神情，头渐渐地低垂下去。乡总支书记这才了解老阿婶

的感情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里：她踌躇着怎样启齿将佟英的遭遇告诉荆风涛。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天已大亮，风刮得还紧。门板、窗扇和柴草的响动显得十分清晰。郭毅转身吹灭了小油灯，一股残烟带着浓烈呛人的油腥味从烧焦的灯芯上冒出来，只晃了几晃，便被风抄得无影无踪。

许久，老人才动了一下身子，把裹着匕首的小包袱放在床上，暗自说：“辛燕这孩子，还没有回来。”

郭毅见她转换了话题，猜想得出她是怎样尽力掩饰内心的激烈骚动，便借机分散她的心事，问：“她又宿在你这里？”

“咳，”老人这一声叹，仿佛是从一个苦难的木舟跳到另一个苦难的木舟上，“阿燕也真够可怜见的，自从她那臭阿妈把她阿姐辛琪琪卖给曲大拐，拆散了和柴秋根的姻缘，她恨透了阿妈，就总愿意到我跟前说说心里话。”

“她还没打听到琪琪的下落？”

“咳，难打听了！琪琪那孩子被逼得连夜跳海之后，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两年多了，有人说她淹死了，有人说她逃生到了别处，说归说，可谁见了她人影儿？”

老人说着，那双无神的眼睛里便滴下了泪珠。郭毅本想使得她轻松一些，哪里晓得会适得其反，便慌忙替她去擦泪。老人摸摸索索地推开他的手，自个儿抻起衣襟把泪抹了，又颤颤抖抖地回过身摸起墙角戳的半截竹篙，用力地点了点地，便站起身来。

郭毅赶忙阻止道：“阿婶，你要干什么？”

“我，我出去看看，”老人转动着白眼仁，往门口摸索，边走边说，“我一大早就让她出去的，不是阿涛他们艇队到了，把她乐忘了回转来？”

这是不会有的事，因为郭毅得到上级的通知说荆风涛艇队

今天登岛，他也一宿不曾合眼，他也在三星没落的时候就到码头、海滩去转了一圈，生怕迎不到艇队。结果呢，海潮依旧，滩头空空，没有艇队的影子。后来他又在渔村里转了转，见了这老人屋里幽暗的灯光才走进来的。此刻，他见老人这么焦躁，便安慰着说：“阿婶，你稍等等，我再出去看看！”

当他把老人扶到床沿上坐下，迈步出门的时候，一眼望到辛燕偷偷在门旁抹眼泪。原来，方才他们在屋里谈论她阿姐辛琪琪，被她听到了，触到了心酸处，便躲在外面独自伤心流泪。

郭毅故意高声说：“阿燕，你望奶奶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外面风大。”说着，就把这姑娘拉进屋里。

辛燕忍不住抽噎起来，跑进屋，一头扑到望奶奶怀里，泣不成声。

望奶奶痛苦地紧闭那双失明的老眼，伸出老枯藤样的双手，颤抖着托起她十六岁少女的脸。老人的手指抚摸着本该是如花似月的容颜。十六岁，这正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年龄，然而生活的苦难和不幸过早地压到她娇嫩的身上，她平滑、白皙的眉心象坠着无形的重量；习惯地蹙促着；两只深藏着迷梦、脉脉含情的大眼睛，却罩着一层灰冷的阴影；红润得稍显粗犷的双颊，嵌隐着几丝苦涩的浮云，泪水从那里一滴滴滚落。

郭毅虽然经历过无数的苦难，阅尽了人生的坎坷，但他仍然受不住眼前这一对六十岁和十六岁人的揪心的泪水和深含着精神上最大痛苦的泣哭。他若不是一个刚强的汉子，恐怕泪水早就夺眶而出了。他默默地转过身，带着一种凄惻之感，跨出门去。春风迎面扑来，他觉得神志清爽了许多，展眼向前望去，太阳已从东方升起来了，海面上原来那一抹灰暗的晨色被一条璀璨的胭脂带所代替，浪涛顶着彩色的闪光，斑驳绚丽，直向着红彤彤太阳的地方，铺出一条神幻绮瑰的路。他被这日出

的景象所吸引，暂时忘却了一切，繁重的工作、过去的苦难、眼前的艰难，都从他身上卸去了，他神不自主地向前走去。通往滩头的小路上，土地顽强地露出美丽的春色：野草泛绿了，杨树抽芽了，向阳的山坡上这里、那里几株杏树已经冒出了幼小的蓓蕾。弯曲的羊肠小径旁，龙舌兰的湛绿幼芽破土而出，素洁的马兰也开始伸出它顾长的新叶。滩后人家，在废墟的灰烬旁，一片毛竹脱去被烧焦的旧叶，又返青了，被春风一吹，恰似孩子们的欢语，沙沙沙一阵轻响。他抚摸着可爱的新竹，心间涌出这样一句话：“尽管还有余寒，但毕竟是春天来了！”

有谁曾经在东海的海岛上经历过五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吗？那时他的心情很可能与我们的郭毅相同。这位乡总支书记，回过头去，用他那双见惯了饥饿、困难、泪水、哭啼的眼睛，望着他身后分布十几个渔村的整个绿涛岛，凝视着这块被蒋军洗劫一空的土地上又升起了袅袅晨烟。恐怕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要算人吧，他谛听着几缕晨烟下面的吵杂人声。

这些声音，仿佛是唤起他新的思索的音乐，他的思想象台机器，又缓缓地开动起来。他坐上一道高坎，开始盘算起如何组织岛上人们，开辟一种新的生活。尽管眼前处处都是空荡荡的，不要紧，现在空白不久便会被人们创造的财富所充实。他把眼光放得很远，由于十分熟悉，他不是用视觉而是凭借感觉，望着东南方面尚被蒋军陈天云所盘踞的卧牛岛，望着东面处于卧牛岛、绿涛岛之间的咽喉礁，望着北面的渔姑岩，甚至望着西北面舟山群岛和大陆，那里有万千船桅的渔港、繁华的上海、汹涌澎湃的黄浦和奔腾不息的甬江。他多么熟知这一带的地理、人情，多年的海上游击和海岛地下工作的生活，培养了他迅速适应各种环境展开斗争的能力，同时也铸就了他坚韧不拔、刚毅顽强的性格。

他思索着，下意识地去摸烟袋，凭习惯觉得该吸吸那劣等叶子烟了。手刚伸进兜里，他被一阵猛烈的春潮轰响慑住了。

那掏烟袋的手抽出来，举到面前去试试风向。噢，转风了，涌涌荡荡的海潮鸣响从远洋、从近海传过来，象松涛似的，淹没了岛上别的声音。他侧耳倾听，在那占据所有空间的浪涛声里，分辨出一种轻微的机器马达声。象有一根无形的丝线牵动了他的心，他立时蹦起来，几乎是跑着奔向滩头，他明白那是荆风涛艇队机器的声音，心狂喜得猛烈跳动起来。但当他不得不停步在大海边缘上往那水天一线的地方眺望时，他的心又灰冷了：在氤氲薄雾的远海上，一艘炮艇箭一样飞驰而去，渐渐消失在无垠的绿水之间了。他收回目光，望着近海、港湾、码头，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沉默又那么寂静啊！

滩头上，走动一些和郭毅一样焦急的人。因为郭毅在岛上搞地下活动时在渔霸的船上当过渔工，渔民们和他交往很深，见面了就亲亲热热和他打招呼，谈吐心里话。当他走到码头的时候，身边已经围上一群渔民。

这是一个凹口样的海湾，码头在口子里背风的地方。先前是靠渔船的，后头陈天云抓伏扩修过，打算停靠他们的护卫舰。荆风涛艇队拢岛，就准备停靠在这里。郭毅一边和渔民们说着话，一边朝码头上张望，发现在粗大的系缆柱上站着一个人，从他那细高个子、笔挺的身材和给人留下精悍印象的背影，郭毅一眼认出来是陆军守备营营长陆明。两个月前，他们解放了绿涛岛，上级命令他们营就驻守在这一带。这营长精明、开朗，干起事来干净利落，挺对郭毅的撇子。乡总支书记亲切地叫一声：“老陆！”

陆明回过身来，一眼看见郭毅，先不忙跳下系缆柱，倒开口打起哈哈来：“老郭呀，你对我们海军老大哥偏心眼哟，怎么欢迎我们的时候就没这么积极呀！”

郭毅笑着回答他：“真没心肝！你攻上岛的时候，我们给你扛了多少箱弹药噢！”

陆明右腿一抬，跳下系缆柱，走到郭毅面前，说：“怎么

还没有影儿呢？”

郭毅笑指着他道：“噢——，你也急了！”

“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郭毅见陆明说出这话的时候脸上很严肃，便也收敛了笑容，担忧地朝外海张望。

骤然间，象回答人们似的，远处海面上传来一串惊雷似的震响：轰隆隆……

人们的心，一下子被揪住了。大家拥拥挤挤地往前跑，站到高处，遥望着茫茫的大海。

在水天相接的地方，腾起几条白色的水柱，又传来一阵震天的巨响。

人们目瞪口呆了，心随着波涛急骤起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焦虑、不安象一团浓雾笼罩着一切。海浪、风声仿佛都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倾听着远处的声音。

短暂的静默之后，便象震惊过后常有的情形一样，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奔走、张望、询问、猜测，滩头上乱纷纷的。

辛燕扶着望奶奶走来了。那白发老人躬着腰，右手拄着半截竹篙，颤颤抖抖地挪着步子。她紧绷着枯瘦多皱的脸，惊恐地瞪着一双失明的眼睛，一边用半截竹篙点地，一边朝着大海伸出青筋突起的手臂，呼唤着：“阿涛啊，阿涛……”

二

海面上，又是一阵连续的爆炸。那飞腾而起的水柱象一条条寒光闪烁的恶龙，掀起狂暴的波涛，搅得漫海汹涌。离开它五海里之遥的艇队，也猛烈地颠簸起来。

艇队的指挥艇上，中队长荆风涛站在高高的指挥台里。他擎着一架八倍望远镜正聚精会神观察那爆炸的海区，显得神采威武而又端凝持重。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脸上的表情刚毅中又带着沉思，只有微微翘起的嘴角还残存着这位二十六七岁艇队指

挥员年少时的机敏与果敢。他的身旁，站着副中队长赵显舟，这是一个比他矮半头，一副清秀脸堂，精力充沛，十足军人风度的人。副职往往注意配合正职的行动，赵显舟正全神注视着荆风涛的观察动作和表情。猛然间，他机警的眼神中现出一种惊愕，他发现中队长只有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才有的表情：双目微微眯起，仿佛要把一切收进脑子里，加工、思索。他不禁轻唤一声：“中队长……”

荆风涛没有应声，但眯缝眼睛的神情却无改变。赵显舟只好也踮起脚尖，向远方海面望去。

空气呈现出紧张的沉寂。叩打艇舷的海浪声更加清晰，周围其余三只漂泊炮艇上的空转马达声也愈显得郁闷。

从指挥台后面，传来一阵噤噤的脚步声，顺着船梯上来一个头上缠着白绷带的人。赵显舟回头望见这刚刚负伤的同志，急速转身走过来，劝阻他道：“政委，你……”

缠着绷带的政委摇摇手，打断他的话，又轻指一下聚精会神远望的中队长，示意不要打搅指挥员的观察。闹得赵显舟没法，望着他稍带严肃的面孔，又把话咽了回去。

这时，前边的中队长放下望远镜，转过身来，神情忧郁地说：“尤大水同志不见了！”

他面前的两个人一听，不禁抽了一口冷气，神色骤变。政委徐大强慌忙拿过荆风涛手里的望远镜，焦急地朝那刚刚爆炸过的海面眺望。旁边，赵显舟也把脸转向远方那掩尽风险的浪烟。他望着、望着，滚滚的波涛仿佛在心底里轰转，忧虑的潮水淹没了心田。他作为一名副中队长，跟随这支由中队长荆风涛率领的艇队，已有半年了。这四艘钢铁的炮艇，在惊涛骇浪中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海上战场里冲杀，近战夜战，击沉敌人一艘又一艘护卫舰，登陆舰和各种运输船，屡立战功，誉满海疆。昨天，上级命令艇队进驻绿涛岛，去对付驻扎在当面卧牛岛上的国民党海军陈天云残余部队。这支海上部队搜罗了蒋军

驱护舰队的一部分实力，吞并了由内江败逃出来的一些炮艇，拥有几十条战斗舰艇和几条火力配备很强的机帆船，力量尚属雄厚，很难对付。所以，荆风涛艇队的任务艰巨而又火急。按航渡计划，今天中午以前靠上绿涛岛。谁知，刚接近目的港，在这儿碰上了这一片隐藏在水中的触觉水雷，艇队不得不停下来排除。这些封锁进出绿涛岛主航道的水雷，是陈天云那股残余部队溃逃时布设的，妄图阻止我军胜利前进。英勇善战的艇队，在荆风涛指挥下，巧妙割断雷索，再用炮火击爆漂雷，将敌人布下的水雷一个个扫除。但在对付最后一个水雷的时候，发生了麻烦：这水雷接近暗礁，吃水又浅，炮艇不敢接近。指挥艇上的前主炮炮长尤大水，向中队长请求独自划着橡皮舟前去排雷。荆风涛征求了徐大强和赵显舟的意见，迅速地思索一下，答应了他的请求。尤大水划着橡皮舟出发排雷去了。可是刚才，他还没有回来，就响起一阵震心的爆炸声……

赵显舟不敢再想下去了。虽然，平时尤大水和他有时发生些口角，但是，半年同舟奋战培养起来的真挚的战友情谊，淹没了那些小小的不快，现在占据这个副中队长心胸的完全是惦念和担忧。

下层甲板一阵紧张的呼喊声扰乱了他的思绪：

“快，撑杆！”

“这边！——搭住！”

“拉，向后拉！”

他俯身一看，水兵们七手八脚地从艇尾捞上一只橡皮舟。不知什么时候，裹着绷带的徐大强和持着望远镜的荆风涛也在那里了。他焦急地顺着船梯扶手“嗖——”一下子滑下去，抓住橡皮舟一打量，不禁吃惊地喊起来：“是尤大水的！”

尤大水方才是划着这小舟出发的，一声爆炸，独有这空舟漂回来，却不见了他的身影，人们心里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赵显舟站在默默不语的荆风涛面前，语调里带有悲切地

说：“恐怕他……”

一旁的徐大强摇了摇头在排雷中被弹片擦伤的头，打断了他的话，轻轻地踱到了舷边，自语似地说：“我了解他的机智和勇敢。”

他这一句话，声音不高，影响力颇大。大家在静穆中都用眼睛望着他。

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徐大强。

大家都知道，三年前，徐大强担任陆军连队指导员期间，收容尤大水参军的。后来，这个骁勇的赫哲族战士，一直在徐大强连队里，徐大强了解他，象了解自己一样。

英雄的赫哲族儿女，多年来受尽了沙俄侵略者和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的欺凌。他们终年穿着用鱼皮缝制的衣服在乌苏里江上打鱼。当年，赫哲族人浴血奋战，英勇反抗外国入侵者，被沙俄的“吃人生番”、称为“野人”，日本侵略军不准赫哲族婴儿出生，妄图灭绝这个英雄的民族。尤大水的母亲是以桦树皮为舟，在江心上偷偷生下他的。一个被禁止出生人的苦难，比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这三江汇合起来的江水还要深重啊！他七岁失去母亲，只有一张桦皮舟，在江上漂流，饥吞生鱼，渴饮江水，尝尽了人间的艰辛。滔滔激流的考验，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使他的憨直又加上了倔强。一张三尺长的桦皮舟，两柄木板削成的桨叶，他就可以逆着瀑布冲击下的激流划上去！一次，他钓到一条两千多斤的大鱼，那条能吞下牛犊的鱼足足拖着他顺江跑了三天三夜。他头上的发，肘上的皮都被水流扒掉了，可他竟没有撒开手！最后，到底把那耗尽了力气的庞然大物拖到岸边。就这样，他独自在江上漂流了十年。四七年秋，徐大强所在的部队驰骋东北的时候，他正躺倒在岸上乱草堆里发疟疾，蚊虫糊满了那瘦骨嶙嶙的躯体，他生命已奄奄一息。徐大强命令卫生员紧急抢救，亲自把他抱上担架，一边行军，一边一匙一匙地为他喂药、喂粥。养息了半个月，他

才渐渐挣脱了死亡，能自己慢慢行走。那时，正赶上部队顺江东进，他就作了江上向导，参了军。后来，部队南下，千军万马横渡长江。渡江战役中，他是输送主力部队的英雄！……

对于这样一个英雄战士，这样一个亲密的战友，谁能忍心看他遭遇不幸！赵显舟打破了沉默的气氛，说：“中队长，我去找回他！”转身就去推那橡皮舟下海。

焦急的战士们见副中队长动手了，蜂拥般围上去，纷纷要求让自己去搭救尤大水。于是，甲板上出现一片紧张和忙乱。

“等一等，”荆风涛喊住大家。

赵显舟和战士们都静了下来，回过头惊疑地望着中队长那张焦虑的脸。

荆风涛什么也不理会，仰头朝指挥台喊一声：“信号兵！”

“到！”

随着声音，指挥台栏杆旁探出一个脑袋，一张孩子气的脸上闪烁着两只机灵的杏仁眼。他就是小信号兵华颀。

荆风涛在下边命令：“发信号，命令各艇附近海面搜索，寻找尤大水！”

“是！”

指挥台上的灯光闪亮了。漂泊在对面的炮艇也闪起灯光，回答指挥艇的呼叫。接着，华颀迅速闪动信号灯，点点划划，把指挥员的命令传达。

立时，漂泊在周围的三艘炮艇启动主机，风驰电掣般驶开去，分头寻找尤大水。艇舷水翼喷溅，艇尾浪花高卷，后面留下那道翻腾的航迹里，嵌藏着多少焦躁和忧虑啊！

荆风涛的指挥艇停机没动，三个中队干部凑在指挥台上紧急分析起尤大水可能遭到的几种境遇。

报务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个面色白净，动作文雅的小伙子。他捧着一份刚刚收译的电报，来到指挥台，轻轻喊一声：“报告！”